

山

齋

客

譚

山齋容譚卷四

菊公景星杓識

畜異 三則

嘉禾桐鄉一士素與東塔禪師善一日見夢於師曰某嘗淫一處女今罰報爲羊明日當烹願師救我詢其所東柵楊氏也明日訪之果見一羊縛地見師哀鳴屠者方礪刀師以青炷四石贖之與徒爲共轉經呪開示因緣羊乃叩首淚墜師謂屠曰仍須爲吾宰之然須一刺畢事再刃則汝之尊也既宰命弟子瘞於寺士復見夢曰感師解脫得生女身矣未人董子彭親見其事

又

新安李某弼與於樞李之新城鎮鄰有狗屬陽人主人欲殺之李爲匿藏乃勸止焉更數日狗銜一紙裹置李前搖尾而去視中有銀一兩云

菊公曰此狗可與黃雀並傳今有救其死而反仇者此狗之罪人哉

又

清初杭人張世祥家宰一雞肋有李林甫三字字作青邑如涅者其家遂棄之不食時徐上謂先生與之鄰徐父禁白翁索觀扣者如市錢塘令何玉如聞之亦取視焉

菊公曰使余得此雞正當烹熟佐以美酒召二三知

已取唐史天寶時事共讀之遇林甫惡端則啖一齧  
浮一大白豈不快哉

妖魁 十一則

烏橋陳氏宅舍深窳陰晦之夜精魅出焉初自內舍啓  
闕而出道歷外舍巡行堂廊聞人鼾息則振其尸約有  
竊視者其體約長丈餘睛光閃爍如電黑氣繞之不甚  
了了陳之一養子甚膽勇嘗伺其出奮槌大呼逐之迨  
至內舍而沒究不知何怪也宋時宮中有黑青狀正同  
疑屬此類

又

康熙丁卯錢塘永高金晉揆家妖興空中飛石能曲轉

而不傷人鎖鑰中器亦能出之以大鏡置甕中甕口甚  
小不知何術以進

又

鹽客王有陶甕重三百觔一僕因齎引至場夜經黃  
天蕩裏道逢一人冠漆角僕頭著深絳衣立於澤旁曲  
體揖僕入澤中僕不覺已至水昏月浸波寒光返照僕  
忽驚悟且慮涇傷懷中引並探手出之其怪若梅所畏  
始隱村人聞呼拯救乃免

又

芝松里紫塚橋民夏夜苦熱臥於簷下睡醒見象犬爭  
向東吠隨視之正見一物坐對河樓簷上垂尾於河目

大如椀牙出唇外二掌大如箕顧犬而笑臥者大駭走

又

雲林寺西峯石筍蒼僧夜行月白如晝於天竺道中遇  
一怪長有丈五著藍僧半臂州履以巨竹爲挺乘月而  
舞僧徑行不顧怪亦入林而去

又

回回沙氏屋左壁下嘗聞杵聲扣之鄰曰吾家未嘗相  
杵也未幾聲作鄰人察之又似從沙氏出乃共啓壁下  
板視之別無他異唯刻人真數十處

又

昔吾先君子嘗客於越宿逆旅主人中夜有二怪披帷

入直踞牀上先君素以勇聞伺其過體奮起抱之呼主人起燭之乃二德儼也

菊公曰甚矣杓之不肖也先君子以能成震不受傀偏戲而杓則僞懦乃恆受傀偏戲也哀哉

又

順治庚子芝松里楊氏有怪其聽事前置澤蘭二盆左前院內有古梅樹一株實百年物也每夏夜月明嘗有赤體怪自梅下出惟掛慘紅羅襦蓬鬢凸睛短悍精捷入燕洗擲不已出必舉澤蘭于肩飛行宇下聞人聲仍置蘭於原所落盆有聲因不見每月明必出出必如此楊氏惑之疑爲梅精伐去之亦不能絕

又

上高令范偉男未仕時讀書山中一夕公已臥月中見  
棲瓦上忽墜一物展轉成一老翁衣黃褐衣道巾布履  
不甚長揚袖於棲中作旋風轉不已公遽掩之得一石  
九五色光燦甚可觀公以火煨之至今猶存

菊公曰形作道裝必古人所遺之丹也碎而餌之當  
必有益惜哉

又

故僕張乙嘗造其隨紳丈唐之縉謁岳部包元辰適包  
方於長沙攝符僕隨唐偕往僕所寓乃郡堂後左署東  
廂廂後乃郡衙隙地望之宰木森然其下灌莽叢蒨一



夕聞扣戶聲詢之乃女郎音也僕已臥心計官無家口  
空者安得有婦女邪方寤疑頃則女已達牀所姿容妖  
豔無比僕素愚因爲所惑詢所自則笑而不言自此數  
閱月無夕不至至則綉繆言笑人不知也冬末吳逆兵  
起唐將整裝東還僕猶未覺女先告之因垂涕云與卿  
緣不久矣汝主人當東歸也別之日執手啼噓且云不  
能越境以送君奈何僕歸向同伴言之嗣是病腫一載  
而死余聞其事詢唐宰木處云何唐曰土人言皆漢時  
古墓也康熙癸丑

考廣輿記長沙郡署後皆古木邱墓此非鬼卽狐狸  
之妖也

又

杭城吳山有三官神祠祠前大鼎中道而立其下石跌  
琢爲三獅形承之康熙丙子有婦將入祠禮神展解乃  
撫獅頭而納之至夜往魅焉婦人病家人扣得其狀疑  
獅爲怪因往毀其首而止

珠五則

錢塘黃長麟舟經卯湖夜宿有異光自船頭起水波澄  
徹月光交映黃疑有怪以篙叩光所刺之一物應手起  
視之乃大蚌也因攜以歸至家通詢友人畢歸覓前蚌  
其母自廚下出曰吾已爲汝烹之矣乃共裂蚌視之得  
一珠正圓可重錢許已無光彩若乾黃吐丸黃以倉卒

不及先白母爲恨

又

吾家什人徐君勝魏塘人食蚌得一珠如拊指是觀音像一軀嬰武筠巖差備但無光耳

又

一市僧以大珠敲碎珠于腹密脩完之持以獻于貴閨獲酬三萬貴閨得珠甚愛之命門吏鑽孔於肆將以歸飾于冠鑽者應手而碎門吏大恐抱珠請命且言腹裏小珠狀貴閨亦不責但惘然曰惜矣卻不審是抱胎老珠妙耳

又

康熙丙戌海寧城南雨過州閒皆生珠視則累累然珠也光華陸離拾之應手而碎中唯水耳

又

一舟子入暮方泊舟見屋上火光如月丸轉不定戲以篙刺之乃見一大蛇驚逸火停草中不動臨視得一大珠徑寸許蓋蛇所吐也

銀七則

一耕夫鋤畦得銀一大甕喜極歸舍取舂以饑至則化為水矣夫恨憤謂吾輩薄福天不肯并以富然飲則不能禁吾也乃拘而飲之其寒沁心遂大病醫禱兼至始獲起反損費三絲醫者戒曰毋遽食也羹而後可次日

臨園覺有物排內而下甚痛撥而視之得銀一餅正符  
療病之數

又

杭之清泰門典庫主管某一生積銀四十錢殿則取玩  
之一日匣內有聲不已啓視皆化為蠟箋

又

一生投經於友人之家主人以樓處之一夕臨臥有青  
衣俊婢捧茶一盃以進生曰吾此本有茶母須且汝女  
流也何得孤身夜至邪自後母更爾也次夕復至生又  
絕之愠而去又明夕仍至則無盃進矣手招精魁羣至  
異形怪狀不可言肖中一將通體甲冑銀裝乃共舉生

榻宛轉運之生頗不懼卒起持杖逐諸怪爭躍下樓入  
牆角以沒次日告主人乃聚僮僕發視大石之下窖銀  
在焉取之應手成石擲之則張衆悟非天意乃仍掩之  
移生臥於他所

又

康熙初有賣魚者甲五鼓詣行途經烈帝廟見朱門半  
掩燈火熒熒竊視之見紅袍束帶者臨於上小吏十餘  
皆蓮銀錠而計數之錠積至屋梁殆數千萬甲驚羨入  
門叩首哀乞紅袍者命與一錠甲再哀叩請益不許一  
持錠走趨前耳語紅袍响然更與一錠甲得奇遇乃轉  
歸入湯餅肆方食頃懷中覺有物蠕動驚採得一火蝦

藝蓮棄擲溝中未幾又動探之復然甲大失望癡坐燈  
下有同業者乙過肆呼甲曰天將明何坐此邪甲告以  
故乙不信探之溝中應手出二錠始悟籍吏耳語益附  
一以昇乙也二子欣然各懷一錠以歸

又

康熙乙未武林門外一人<sup>地</sup>得銀五百金未幾毆媳  
致死被訟罄其金而事始<sup>息</sup>

又

深陽舟人俗呼李蠻牛性<sup>蠢</sup>朴一日遇一人負一囊出  
呼舟往東門其人入舟即臥既至呼之不起就推之則  
已僵矣視其囊有資可千金竊計白之衆必受枉死矣

乃復還投蘆中泊之俟夜半擇厝柩之新好者啓以納之既啟柩滿不得入映床月察之皆敗藁覆一死犬蠻牛盡出之犬下滿野黃白乃運之入舟納屍於柩至棹而歸將至經一橋舟擱於石不得進入水探石復得銀四甕

又

汪貞木杭諸生居松芝里夜嘗有青火出屋內疑有寶物聚昆弟家人啟之至丈餘無所見唯得一石長六尺餘青瑩光潔可作石案以水浴之一屍影橫於上家有此遺履乘扣之此以詩示曰此疾我能知二人心在茲亡魂唯小女相見是心期末復大書方孝孺三字此遂寂



然衆不悟詩意更召一仙符畢乩運曰吾位女信香吏也既問方詩乃大笑大書哈哈此正學先生譏汝等耳語含癡念妄想四字也

攷汪所居屬佑聖觀後隙地實宋內宮也疑有宮久得罪死或以石壓故有此影青火卽熖火味仙詩有亡魂唯小女雖含妄字蓋亦兼示此故耳

又虎 二則

魏鑿錢廉江嘗遊江右遇一半面漢詢其故曰少時入山遇虎爲其所迫並緣一大樹避之虎齧樹根至流血始已猶蹲守不去良久樹頭忽墜一絲於其面甚冷並以手捫之則血流濡領其半面肉已盡去矣欲下虎猶

礪牙無已乃力升樹顛察之正見一物如斗大翠色身  
困無耳目手足張口正赤口中一絲裏面肉方啖未盡  
其人惶遽特甚幸素勇力折大枯枝疾擗之物乃墮地  
虎正飢伺人不得遂吞之轉盼宛轉于地而死人得無  
恙

苟公曰方其危時不進前死敵退後死法乎物欲傷  
人而卒斃於虎虎欲飽人而反斃於物非道天道乎  
世之類此者多矣寧獨異類哉

又

康熙壬申諸全老婦無故好食生肉一日於房中忽自  
跳擲家人排聞視之身已化虎其手足猶是人

又龍二則

龍井居西湖之西有龍居之吳葛稚川煉丹於此明正統中宦者李德遊龍屬早令人淘之得鐵牌二十面玉佛一像金銀各一錠上有元豐字次得一石以八十八人出之奇怪突兀高可六尺錫有神運二字繼又得鐵牌十五銀二條上有赤烏年號蓋皆投龍以致雨者

又

康熙壬辰八月十六日申刻余居之東北一龍尾現可大三四尺黑雲附之次日新塘人言見二尾一正白色伯甄首級

康熙丁丑金又袋巷北民家坎地得一觸躡大如斗旁

有一石中篆四字曰伯鯀首級

半屍

錢塘望江門外近郭曰半街樓有圓焉圓東有池越人之商於杭者夜如廁不歸逆旅主人遍索之得之池中自首至腰僅存半身審其絕處似爲異物所啣者

火夢

康熙辛酉杭之忠清里人夢戮八囚於門次日本里大火延及其門而止始悟八人者火也

誇天曲

山東士人某語多誇大本無知識人多哂之嘗語及大樹曰吾鄉一樹大無可喻者蓋經四千歲之久矣詢爲

何代物曰傳爲趙宋時物也聞者絕倒好事者乃括其平生之語集爲一曲曰黃鶯兒以爲談柄云曲錄於後

宋樹四千年熟楊梅朱陳縣一驢日走三千站十套  
火全百觔鯉鮮三千馱子金剛鑽更誇天賦來喫餅  
一頓打三十

塔影

嘉禾東塔寺漢朱買臣故宅也有墓在內距相家蕩可  
十里人不見塔而水映塔影甚明七級光微皆現

二月十七日聞早間大雷雨蒸鬱之甚了又

山齋客譚卷四

山齋客譚卷五

菊公景星杓識

雷震逆子 二則

去餘杭五里曰方山康熙戊子有村姬赴佛會偕鄰媪  
齎米一升錢丹中文以往中途其子追而奪之姬憤激  
又慚人前爲子所制投藁埠高橋下沈死不一時黑雲  
忽陰疾風震電并作雷殛其子於橋側其首銜於姬之  
乳間

又

方山有村氓傭於人者每挈豆麥歸惡其母陰以與舅  
一日伺母從親串所歸邀於途縛於古塚之松間以利

刃剖母腹斷其腸胃散懸於林中以逸縣令嚴弋不得  
幾一月雷神從揚州攝其子還震死卽貫其屍於縛母  
之松枝乃穿背而出腸有焦字曰揚州云

母淫殺子

方山之民有高子外者其妻與人通一子方九歲中夜  
醒忽肩旁有人足詢其母曰父歸邪其母惡之且誡曰  
苟洩吾事當寸爾之其子旦入小學至午不敢歸餉及  
暮亦然其師竊問乃述母誡師強送之歸及門乃返次  
日其子不赴學呼之其母曰昨兒未嘗歸方欲向師求  
兒何事久歲乎師知其故遂宣兒語於衆因訟之官縣  
令不信篤師出兒師歸遂率徒衆登婦樓竊索之不得

將下樓已躡數級正見二甕於婦牀下血腥逼人取視之兒果碎齧於中事乃白其私人逃於杭之護國院爲僧并獲之就法焉康熙乙未事也

以妓餌父

吳興一村翁頗足穀以絲千金命其子之金陵粥之其子應一妓久不歸翁探知之趣金陵妓館訪焉妓家曰誠在適外遊稍俟之可耳翁待至晚子不歸其家以惡草具餉之宿之外室次日子仍不歸至三日將晚一姬出曰翁待久矣毋徒坐守良苦曷入一觀花乎翁欣然隨之入至中堂舉目則湘簾翠幌清池小山花木掩映於朱欄曲檻閒座上金猊正象一少年姪濃妝前拜引



入幽室以金尊款以珍饌翁不覺陶然傾醉卽與之  
仰眺巫山夢覺而紅日下簾甫起卽進飲食而其子已  
至父子相見嘿無一語飯畢共子請歸翁良久曰子曷  
先還吾孱取通貨畢卽歸也翁乃獨留妓館一月資斧  
畢耗子身而歸

菊公曰斯亦唐文皇以宮女私侍遺意也此翁一生  
始嘗異味毋怪中計之速

蒙古斬淫婦

康熙甲寅耿逆倡亂浙東羣盜所至燬聚天兵南伐凱  
還一蒙古<sup>喇嘛</sup>戰兵寓錢江民<sup>家</sup>掠有諸全一婦甚嬰之  
其夫向久物色始得之向兵哀祈備至兵頗憐之已和

價許其贖矣及令婦還不從且深匿焉兵不勝怒擲價  
還之夫無已號慟而去婦又從內罵之兵乃呼婦曰曷  
從吾往識家游乎且避汝夫之復來婦欣然從之登一  
山委蛇入深處境甚荒寂兵拔劍數之曰不義牝孺有  
棄故夫而能久安於吾耶遂殺之棄其屍於壩以歸  
菊老曰余嘗閱輟畊錄載河南婦被虜元兵其夫與  
姑求得之視若塗人亦號泣而去須臾震死事略同  
蓋上天之公卽實罪於淫牝無可異也獨是爲兵者  
大都貪財好色之是尚耳彼何人哉乃毅然一決不  
平之鋒亙古罕見兵乎兵乎是亦有烈之奇事也

木蘭店壁詩

陳千頃漢兒也後仕浙東遂昌福建尤詔二邑沒於任  
嘗過河南木蘭店壁上有一絕云風吹柳葉遠山顰紫  
燕飛殘樹底春可惜海棠零落盡眼前誰是看花人殊  
覺悽惋

義棠橋壁店詩

千頃又經山石靈石縣義棠橋店壁有秦女子題一絕  
云霧鬢風鬟亂曉妝孤星淡月影微茫自憐薄命同秋  
草戎馬鞍頭因海棠葢一武夫之妾也

溺水鬼四則

一僧龕于萬橋西關帝神祠下夜聞二鬼相語甲謂乙  
曰汝行當得替可賀也乙曰明日屬浣猪腸胃者當替

苦無以致柰何甲曰是不難作一魚銜其腸下沈其人必慙身取腸可致矣乙曰善僧次日伺之果有一人攜猪腸而來述其故得不死

又

杭之東河多水鬼萬安橋尤甚一月三四溺焉一日侵黑有三舟相次魚貫而行見木筏上生四五人黑氣蒙昧不甚辨中舟之子戲以篙刺之皆爭躍入水前後二舟子相誡曰人鬼異類犯波何益曷慎防也語未畢櫓寂舟橫天已辨色視之沒水矣

又

仁和永善里之東有鄧侯廟廟西有雙池汪氏之子夕

歸見池濱二三人坐於水中汪子疑非人坐起舍而三人者已枕其臂矣舍中人聞汪語似聞或起出視掖以歸已不省移時乃甦始述其故出就蘇勞溲溺忽失聲而仆二足被鬼拽出蘇源惶遽呼救得免明日視二足於蹠間各有五指痕青黑了了

又

武林門外天妃宮道士夜聞鬼語明旦有持雞者得代次日果有持雞人若被曳者將次入水道士亟挽之乃甦扣其所居甚遠詢何以至是則其人亦不自知其水不時溺人龍虎山張真人朝京每停於此道士乘閒扣之乃命立一竿於宮前可無患矣如其指後果無溺者

神狐

杭人李姓者高販於京與一叟善李行販南北來往不常凡到京叟必卽至言事多奇中與李至厚教以當載某物獲倍利如言皆驗一日欣然訪李李爲設尊酌既醉謂李曰吾實狐也脩道三百年矣然無害於子平生人所難至之地吾未嘗不一至焉聞明旦郊天獨此吾未嘗至當往觀之歸以語子爲烹醪以待我明日俟至夕不至嗣是三閱年不聞音耗李貨失叟指頗耗缺友伴尋以八川者一日獨行函折前山見一老扶杖而來曰李君久別無恙邪視之則叟也相與敘舊悲泣且曰義永別子今爾知子至故相逐耳李驚訊前事乃曰前

者方欲隱形入壇遇一神自雲中下金鎗綠袍馳馬橫  
刀劈下予亞馳鼠呼攻追逐萬里亞投懸瀑中匿入山  
穴幸為溪雲所隱獲免雲中神蓋崇寧君也與子緣盡  
矣今入川亦未佳慎毋更亞濃泣而別李悒悒者累日

義狗

杭人吳全吉畜狗甚異其長孫則又兇逆亞欲持刀弑  
父有人至家與全吉爭毆狗見主人不利乃奮猛嚙其  
人腓搖撼之其人負逃去吉義之菜肉以終其身死而  
哭之加棺殮焉

貞女孫秀

孫秀者杭人楊文龍待年婦也年十四尚未婚夏日浴

於房中鄰有惡少吳起龍探手檻下持其足秀怒罵之  
吳有狎交嚴奮子者北人一方之巨魁聚惡少爲與而  
肆惡焉里人以其凶德訛稱嚴太師是日爲吳面秀之  
姑以解之且持盃茗送秀以請吳罪土俗逃茶請而面  
有詞邑不恭秀恥處擲盃怒罵之嚴亦大罵與吳備辱  
甚至秀姑薏姬也居平懼于嚴勢且慮得奇禍以累子  
亦大罵之秀內外交戕無生之氣矣乃服盃酒而死通  
體上下衣皆手織密細無閒盛暑停屍信宿以俟官殮  
迴無穢息鄰衆不平羣號於縣中山左黃在嚴幾漏網大  
中丞張公諱敬訪聞案實特題斬之吳幸先斃於獄云嚴



設齋致雀

山東顏君召武孝廉也生八子一爲侍衛於朝顏沒家  
人設齋有雀十九隻盤旋庭際一雀翔集庭中移時始  
齋

海怪

康熙乙酉七月既望浙江之褚山有物焉形若婦人白  
身黑章斑駁相間面嵌脣朱不被一縷箕踞於山崖見  
人則大笑舟行者仰皆見之聞者驚異率皆棹舟往觀  
經數日乃謂觀者曰俟二十一日汝等當皆歸潭邪言  
訖下沒於海是時颶風盛作雨霖不止海岵占驗已慮  
漂沒及聞是言率皆遠避至日洪波數丈隨潮而至各

瀕海諸地悉遭漂沒災變甚異赭山之民幸有先覺唯  
守酒地二伯餘人無一得生云

菊老曰嘗聞內典觀世音菩薩恆現種種身而為說  
法或為變相以救度衆生赭山婦人者普門現身耳

謀資毒命

錢塘安溪張甲挾資販豕其鄰李乙蓄意圖之臨發詭  
以訪親杭省附舟以往至武林闕甲收貨入橐潛於藥  
肆購砒以藏次日作窺焦置毒其中甲食以死乙乃懷  
金走歸虛舟飄搖泛泛波上守汛兵士見之收泊汛所  
見一屍橫中乃謀於甸者曰若能挈屍掩藏當弼舟以  
分其值甸喜負屍置漏澤故棺器中返而兵士負前約

勾者遂首於官方乙之歸也甲妻詢甲所在乙謬以訪親分歧對妻不信亦鳴於官是日抱牘與勾者同至一訊而得各服其辜康熙庚寅事

假屍返魂

康熙丙申六月杭之北良里癸巷民陳氏一婢曰蘭花配夫五年矣至是病亡經宿復蘇曰吾何以在此汝家何姓邪扣之乃<sup>蘇</sup>巷士人家閨秀時亦病亡冥中以與蘭花之配合爲夫婦慮陽道貴賤不諧而蘭亦合終乃令借屍返魂以符冥數女之姻戚聞其事至相見一一道故其家以爲宿緣亦不爲異遂成伉儷焉

得財有命

武林滿洲營內顯忠廟旁有旗人婦裝畢凭樓偶下視見一銀餅在地趨下欲拾則鳥糞也復凭樓則死銀餅心悟非應已有試候何人當可得良久有同旗婦五六人相次皆踐銀餅而趨最後一粗婢乃拾之

妖

康熙丙申越中一女子爲妖所惑家人謀渡江以避之既至杭持咒行李畢忽聞妖語曰御筆計誠巧矣孰知吾化蒙莊之羽居篋中而來邪變也如故家人延茅山道士遣之道士畫壇行法仍命設醮以五錢雞鵝羊豕牛以驗之妖至微風動簾一錢發矣視之鴛血也道士曰妖飲是血更不能變命返其家而禍絕

橫死假托

順治丙申七月杭城佑聖觀火藥局火發焚死數百人  
民間一時盛行招財堂始於佑聖觀開門之左圍牆之  
間一與夫戲畫神像僅長七寸不旬日禱賽者盈千於  
是坊巷競効之亦皆有兆逾年而息今康熙辛巳壬午  
後競作財神堂其盛亦然往往皆凶傷鬼或鄉惡老所  
托盛亦不久吾前所辨五聖神之類是也東園財神小  
堂機工五二郎溺死者登禾巷口小堂財神乃篋橋倪  
七翁也

乞子死凶

崇禎國破有乞兒赴水死題絕命詩一絕於橋柱曰三

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畀田院乞  
句羞存命一條

菊叟曰賢哉句也此真道學先生也一旬溺而朝紳  
刺盡面皮矣

### 閩門殉節

故明天啓中蘇人張振德由貢任巴蜀令藍寇發一家  
二十一人同時殉難與唐潭州李節同又明末左中允  
劉理順閩門并婢僕十八人同時殉節

### 未婚守節二則

康熙戊申和州烈女陳冬青許字黃莽鉉鉉卒女年十  
九適夫家守節自盡古吳下堡貞女顧氏許字張可久

張卒年十七立志歸張守節更四十四年卒繼有蘇州  
蘇駿公之媳係松陵黃吳若女宋琰臣媳係庠生顧宣  
三長女皆年未二十未嫁而寡守節夫家

又

康熙癸亥甲子之季吾杭王薺園之女以夫病立志歸  
夫家祝夫及卒守志終身周葬遠之媳亦以夫死歸周  
守志素服終身李白山之婦未嫁守志此皆天地之正  
氣安得使爲男子假以替歆列於朝端予是氣也不鍾  
於男子而多爲巾幗豈時使之然邪

拯難延紀

仁和丁簫頭細人也居江干康熙甲寅閩變王師進勦

皆於江干民家駐劄賊既平率攜俘獲以還丁氏兵龍  
旗御營甲士也得一金華民婦其夫蹤跡至求釋不獲  
夫號於路婦哭於樓蕭頭感奮曰吾平生苦積得金廿  
兩將以救二子脫不克荷位存無益盍若贖此婦以合  
破鏡乎兵以主於其家無黠邑婦得以歸後蕭頭暴死  
復甦自言吾命當絕緣木瓜山人故倣方土神錄之去  
今此方土神甘王知之與瓜山神爭曰是人行善義全  
夫婦向己曾同城隍神奏帝准延壽一紀矣何得擅錄  
邪是以放還蕭頭卒得生

冥吏誤造

范珂者老病而死至冥見吏曰造誤矣是少年非叟也



斤差輩速送之還歸途乏糗貨而返及門守神不令入  
乃覓徑得曲突勢高不可攀二鬼以肩承扶梯珞以入  
見屍在牀又不得令後一椽鬼撲其背乃甦

鼠識敬畏

有善士集感應篇梓童帝君戒士子文及造命功過格  
報應諸文以勸世者曰造命篇爲余家一冊偶匪諸書藏  
於笥中蓋有年矣一日發笥諸書碎於鼠者若埃燧然  
無一版全者內一冊獨全取視之造命篇也異哉豈小  
蟲知其有功於世而不敢犯歟抑竊答或笥有神守之  
而然歟嗟夫吾愧於鼠矣鼠猶知警而吾久置於冷地  
吾誠有愧於鼠矣

事巧受誣

杭州有爲人代庖者齋銀千兩作二酒甕白蘇喚舟以  
達南得蓋防窺伺也既至舟家主人曰此處猶慮盜邪  
曷啓封以并我甕啓皆磚石也先是舟經八尺風猛舟  
輕舟子取磚石以鎮舟次早有草舸掠舟而過舟子呼  
曰王伯伯有衣包在曷爲我寄於家至是代庖者執是  
二端以証盜舟子百喙無辭焉訟於官適毒術楊無所  
承幾半年所舟子曰禱於神以爲冤以其寄物見疑無  
或出者臘除歲改矣而案寢冷貨主人疑焉扣於司案  
吏吏曰子之代庖者所命也貨主人并代庖者訟於官  
盜始白蓋代庖者豈得牙之富將以愚之而漁其金不

謂得牙章免而舟子以取石岑衣之巧合而却禍焉幾  
蹈不測人心之險如此哉

南方花異

南方冰雪少赤木得全其性故頻年不雕友人自廣西  
回言其方茉莉皆千葉大若茶廉其香尤烈

福衡土神

吾杭仁和北鄉有瓜山土地祠俗戲懼內者曰瓜山土  
神夫人作主吾友蘆書蒼經其祠視碑始知為漢馮曹  
之福衡也 福音祝

二月二十日聞雨霰竟日甚寒作孟子章指序

山齋容譚卷六

菊公景星杓識

鉢孟潭五通神

武林艮山門外東北一里許有水曰鉢孟潭近潭桑間  
有叢祠曰五通制度卑狹工人奉之以乞靈者康熙中  
季有三少年於暑月自城中出遊日既脯經祠下憩一  
少年取筮卜於地同侶扣何卜曰吾歲卜得歸與否耳  
筮兆不許少年共擲楸以爲日且未暮咫尺地顧不能  
入邪於是相率歸經潭上忽見水濱二鯽甚大遊滯淺  
沙側身潑刺不得去少年大喜下取之相顧謀曰吾輩  
正思飲既得下酒物況日未崦嵫曷往壚頭取醉乎行

潭北里餘始得酒家移時候魚烹不得熟幸暮屢速之  
酒家出魚謂客曰客不能久待烹至久終不熟柰何羣  
視鱗尾如生及破筋則祠中二筴也衆大駭異欲起天  
忽晦暝震雷急電卒發大雨如注城角旣鑄遂宿于酒  
家果不得入

銀化螻蛄

一肩販荷擔出中途經一街宇內呼其名販者入見主  
業者金冠紫衣傍侍數文吏左右屋角皆有金銀數聚  
晃目炫心主者命于銀聚任意取之販者大喜滿取置  
擔不勝荷而止亟負而歸未至家數里微雨乃息肩避  
于一峻宇下回視擔中有物蠕動殘月正明細辨之皆

媿烟也乃一一由峻宇檻下入無一存者販者大失意  
俟門啓求見主人泣告以故主人曰誠有之君命必薄  
不可多授贈君二鉞勤儉以度亦可以送老矣販者泣  
且謝懷百金以歸

菊老曰販者少得是其幸也雖力猛勝荷三千金已  
耳卽不他失必藉此而營運多行剝取怨於人利  
倍於本其志愈大勢必興創廣廈開池疊阜要結宦  
姻入貲納職置行頭收骨董凡戲場中種種花面無  
不爲之三十年鑼鼓聲歌仍是本來不若百金之奉  
省卻幾多辛苦免卻父老譏評故曰幸也

聯賞賈禍

某縣村農費叟足穀翁也力田致富居平恆以乏貴家  
往來爲歎一日大雨子婦滌蔬河濱遇一小舸泊樓柳  
下中一文士過處滌衣履沾溼二僕尤甚詢之舟人  
城中費孝廉也婦以適與同姓述之叟叟卽持雨具至  
舟所迎謂曰雨甚貴人曷不暫過草屋一步避乎孝廉  
者正寒餒交困聞言欣然登岸入草堂敘禮畢詢知同  
姓甚喜卽與泝源流序鴈行復講家人禮叟立命治具  
攜手簷下指顧曰愚於鄉居亦頗無憂此予水田也有  
若干薑芋蔗田若干魚池若干菱澗若干此外有桑原  
蔬圃若干桑陰皆藥畦也又攜手入堂左孝廉望之有  
高舍十餘間曰此余倉廩也此牛羊豕舍也其屋之左



右皆伯夫舍及做樣也孝廉惟唯願黷心羨目家人  
告酒具乃邀入座穀核豐潔非復曰舍所有叟握盃曰  
此醴五年矣今特爲貴人弟設也孝廉稱謝不置既而  
酒酣孝廉盛道家世及交游曰某官則同年伯也某官  
則大庠師也今行取之某部某則房恩師也其他如某  
某皆弟之中表也今城中現任某某皆與弟善無言不  
酬凡交于弟者安有禍患相及哉叟聞甚熱中傾心飯  
畢雨止日斜孝廉告別叟猶挽留過宿不得悵快而別  
明日叟華衣盛僕刺舟入城以訪孝廉亦畱款曲自此  
交情甚濃凡曰土畜產所有時有進納秋成貢新歲除  
獻臘孝廉頗感之恆思立効以報以掩素淡而苦無事

竭思得計乃謀於所善捕役令其囑盜陷之未幾果致  
雙於獄雙子走孝廉所求援孝廉泣曰汝父視我厚吾  
損頭顱以救何吝顧所犯甚重非口舌可能爭奈何況  
今當事皆利徒乎其子曰苟能出父壹聽叔教無靳也  
孝廉遂疏其官當贖若干某官當贖若干某胥某役及  
盜當若干上下關通非半萬不可村農之財皆在土地  
苦無多鋌存篋竭措不滿遂集田房諸券謀質於孝廉  
孝廉皆假他官以有其田土屋產猶以文書上下百端  
誅求其子至羅雀掘鼠以應家空盡心慮而叟始釋為  
時已周星矣方叟在獄德孝廉不置每謂幸識此人及  
歸攷所費唯數口子身存耳乃大號慟淚未乾而某官

之薦交屋人至矣痛定尋思與盜不面何仇而至是遂  
割雞攜酒入獄以勞盜誠叩所由盜曰害汝家破而反  
食我君子也吾何忍更隱乎此無他乃汝弟孝廉囑捕  
爲之耳叟聞始悟亟趨孝廉所累辭以他出叟轉怒歸  
而讓子婦曰非若一言禍不至是子婦曰以姓偶同故  
述於翁不令納交於彼也翁慚大罵之婦憤雉經而死  
子痛<sub>且</sub>亡不以理亦絳頸焉叟痛家破嗣絕亦付一縷  
菊老曰此勢利相交禍庸不有天下皆是可畫著乎  
著之者以爲富家聯勢之戒耳

雨金

康熙丙寅丁卯閒山左王峯趙公士麟撫浙時富陽縣

有星墜其聲如雷土人按地而坎得一圓物約重百餘斤  
重刮磨之如赤銅土人相謂聞天嘗雨金此寧獨非乃  
鑿方寸付銘果紫金也衆不獲隱呈於邑宰邑聞於中  
丞公曰此天所賜毋關災祥不煩疏題命計園省登仕  
籍者均有之西河翰林乞大可先生得金一兩八錢至  
今藏之

淫僧果報

天竺僧某方少年入城遇雨乃避於簷下簷淺雨濃衣  
履沾溼其家一婢聞犬吠出視聞於主母命婢令於門  
內避之蓋某司書吏家也婢復以香茶進吸未畢口主  
人已回見僧亦不怪問之爲天竺房僧更延入中堂接

談天將暝雨猶不止乃假以繼履以歸僧謝不已明日  
聞者報天竺來歸拿履且進珍食四焉吏大喜又明日  
僧人來謝詢知爲同姓而庚申亦同命僧稱己爲兄攜  
手引拜嫂氏卽番與飲情好甚密僧請普門誕辰兄嫂  
不棄爲來一拈辦香乎吏允其請至期夫婦率其臧獲  
乘輿以往中道急足追至稱使君召詢急棄吏謂從者  
曰好扶侍娘子進香當卽歸也既至僧已早俟於門外  
登樓竭致恭敬內有垂白從母款婦禮佛還卽伴飲酒  
味甚甘美而香冽異常另設饌於他室以款臧獲婦獨  
與母飲不數杯卽昏醉僧入私焉驚醒婦惟嘿然卽起  
整妝下樓而歸至晚吏歸笑問曰今日之遊樂乎婦怒

形於色唯曰汝得此好兄弟也吏悟曰娘子毋怪會當  
相酬耳經數日僧至候疾愈探婦意吏迎笑曰大惶愧  
嫂前甚喏噪累弟矣今忽感心疾惡聞人聲意園山林  
以居少避鷲塵鬼唯弟處乃可不審有閑房數椽以托  
足乎日用吾自能辦不煩慈力也僧心喜適中淫會諾  
諾不已且曰飲食家本自有何煩遠攜乎未幾家人輩  
荷運什器醫件以往婦至病淋入接數日媵婢盈前能  
復共摩登之席既而婦仍憚客煩卽歸而斬僧之鋒已  
陰伏於中矣停一月山縣解盜赴司刑訊餘賊盡吐某  
某物皆隱天竺某僧所立命押往索贖果得之夾壁供  
贖兩符僧入獄矣心計惟此無妄唯義兒可援令徒召

而謀之叩首曰藏有重貨悉以相委唯冀逃死他不計也吏諾之得十日入獄謂僧曰吾爲弟竭力營救已得要領奈數猶絀已爲代措千金以了但微罪不免也且持司卷以示謂盜自理賺僧貨不與以其失察杖以示懲僧感謝仍以財贖田券償吏日望出獄以續舊歡不悟彼爲禍胎也未幾部檄下夜五鼓獄卒絀以保釋與與盜均斬於市焉將一月吏人婦懷娠及臨蓐吏於堂上見亡僧抱頸舍處而入吏驚隨視之不見內報兒產矣吏知其故不言既長與僧貌無異吏加意培養子亦柔善無他既婚乃購地創菴以家事付之子乃與婦入菴焚僧以終老焉

傳爲清波門外西卓菴也

菊老曰以僧而淫一劍不妄特托救而轉殺之又私其財來爲之子取故物耳故亦無學迂之端形焉

立志償逋

抗郡陳大生以營運失利逋負至八伯金計窘而逃書一紙列逋主姓名及數於上臥起懷之且誓曰苟得志當倍以償凡櫛風沐雨游涉江湖者二十年蓄二千金始歸按紙酬報如初誓焉抗亦賦詩美之

雷斗

詩人王文白之婦凭樓望雨見鄰牆角烟起蓬勃霹靂隨發一神可二尺許雞口蝠翼隨一方斗而出尾曳鍊尺餘皆燉紅如火



豔園

顧甲貧人也好以圖取財一少年曰叟之子家頗饒已聘而未婚偶以事至甲舍過一素妝婦臨階采花已甚麗扣之甲曰吾妹也新寡方圖再醮少年以情禱之求爲配甲曰姻緣天合非由人強吾妹志求才俊曷一面以定庶無怨耳少年大喜約於簾下相見麗人目少年低徊有情方作禮金刻壁地素手俯拾如玉豔目羨心少年擇吉過聘甚厚聘後三日卸于甲宅成禮方行慶典甲黨倉入報稱其父訪知郎君既聘重婚率徒衆問罪來矣甲大怒讓少年曰婚禮何事而勿告父母吾妹乃爲汝妾邪必訟于官少年已大窘既而內室涕然其

妹已投繯矣羣救得甦少年愈恐立券與甲棄婚而逃  
及訪走聞於其家者卽甲使之也

革術

有人於都門親見一醫割腹治疾豈革術之術猶傳於  
今邪書之以志異

嫁神姬

有商於亳者親橋北一婦豔甚惑之以謀娶訪於媒者  
曰此孀婦也誓志不嫁奈何商切問計媒測其可愚曰  
彼夫唯有一毫叔在或賂以主之乃可商卽以貨畀之  
通叔還報曰婦志莫奪或給以歸寧與至爾所任之不  
然者反賂無他計也商惑甚計以必得婦立允之且

致厚聘至期迎婦方度橋婦忽躍出赴水死高大恐巫  
懷餘貲宵遁終身不復至毫然赴水者橋北社廟土夫  
人也

犯寒阻運

北方黃河冰未合時有惡少五六人聚依土祠乘冬乾  
水落運大石十餘塞於河中淺處糧艘及貨載皆不得  
進惡少叩舟講賂畢已預熾大火聚於祠內煮火酒痛  
飲裸身入河運一石至岸已僵凍矣數人者挾至火所  
復以火酒澆之冰熾大裘以被次少年復下更番數時大  
石畢起俟舟過復下之

再醮遇鬼

杭人某與婦甚相愛竭愁而亡臨終婦手目之婦泣  
曰好去兒終不貳也遂瞑未一載而他適已成禮矣主  
人陪安賓客起入幃視婦見新婦正坐牀上卽狂叫趨  
出語媒曰是非吾匹也寧棄聘而絕婚不然惟有死耳  
親賓交止不聽媒者無已伴婦以去更問之曰方就牀  
見婦後一鬼坐牀內披髮大眼甚惡必非祥也後婦別  
嫁嫁未三日而亡

虎踞院橋

康熙乙亥王公諱維楨滿洲進士也撫浙初至院西有  
通江橋一虎踞其上

豹越浙城

杭之吳山忽有一豹食人犬豕時陝右馬如龍爲郡命  
虞人捕之衆圍既合乃窺入紫陽山穴中一夫以足探  
之被傷薰之久始獲

壽人

杭郡內閻黃文偉公母夫人壽百四歲嗣後無有繼者  
最後有王少仙者善藏大桃實非時以壽親友及百歲  
里人羣籲大中丞西蜀張公以請題旌公以無左驗不  
許王亦以是年亡

局賭還報

杭人吳昇少習亡賴每藏旗兵於家擇富人子誘其博  
不知破幾家矣未幾生一子甚慧解長入縣庠父亡後

忽嗜六博亦被旗人之局遺澤既罄宅舍亦空康熙戊申至丁亥首尾四十年事也

青鳧將軍

杭郡金剛寺有神物俗稱青蛙將軍形絕類蛙碧色或時五色遷變俗稱更衣蛙惟四指此獨五指爲異無遠近能至其家歲或一見或一月數見小兒不識恆遭戲弄不得死亦能爲禍隱見不常識者必具牲酒香花以祀之或集歌師以賽送歸於寺方賽時能踞杯而飲或試以火酒亦能勝須臾作醉狀可觀此蓋神龍變化耳如唐時江湖小龍類鬼神之道不可測也

命絕有數

康熙丁亥六月杭之湧金門構臺演戲覆以枯松失火  
延燎甚焦斃甚衆一舂米師衣已被灼亟走而免次日  
至清泰門訪其同業於米肆語倦熟寢米囊後高傾下  
被壓而死

菊公曰攷建炎中錢公載鎮長安日有舊識道人從  
河東來謁曰觀彼風土氣甚不佳必有大殃故避之  
來耳既而其土陷於金人居民盡死次日道人舍牆  
崩被壓而死正與米師事同生死數定莫可免也

死狗主雞

禾城屠小良赤水先生之後爲沙縣宰耿夔被殺家人  
海鬼自刎殉難康熙甲寅事也

許任對聯

嘉興秀水許任二宰皆無聲望有無名子作對聯云許  
爾糊塗日短夜長夢猶未醒任其貪酷天羅地網禍豈  
能逃二宰皆不終云

貞女守志

武林江干陳惟心子禹衡有女端淑許字程近仁而未  
婚近仁死女誓死不嫁蔬食終身

不視女色

杭人武舉洪越貢守正之士也平生未嘗窺女色其他  
可知友人程余山爲余道之



二月廿二日開今年堂課  
諸生自今日始以國朝  
不升堂只令更數卷云

山齋客譚卷六

山齋容譚卷七

菊公景星杓識

小鬼顯靈

仁和東苑孟二郎機工也嗜酒落拓不事本業善徒手捕魚一日入池不起求之死矣其里有建小祠廟以祈福者里人將赴銀會禱於神既而果得夜夢二郎曰昨子之采只十六耳因子之禱隨有出十七者吾陰撥而小之以是得財不當醉我乎其人本與二有舊始悟其托靈新祠也甚感之乃大賽焉

還金天報

仁和陳興登國子生陳煜華子也姿貌魁秀年十五即

通曉世務有如成人時父喪甫終丙申落燈日於道拾  
一網裹啓視一紅檀匣內藏紫金釧二雙寶珠挿鬢四  
番心計重貨被遺虞損身命乃揭一榜於遺處懷之以  
歸家人亦不示知次日果有一客訪至物語兩符盡舉  
以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是年夏與登危病幾死及愈夢  
人召至一衙宇主案者謂曰前子病應死以還金之德  
故免爾後當堅秉汝心力行善也不數日復夢神召謂  
曰還金之事已聞於帝今得報矣子今宜力學可更習  
春秋經慎毋自棄也子父友王玉樞寡過人也可師事  
之因寤

菊公曰人之一言一動鬼神實在左右善惡必聞於

天久久必自獲報而人若不悟觀還金事可鑒也可  
不勉乎

歲示主屍

湧金門外腐肆民吳翁以勤劬積財藏之土爲工人所  
覘康熙丙申七月聯一健兒及西湖舟子共飲於翁肆  
及夜伺翁寐熟縛而將縊之翁覺呼救乃以斧搯其背  
死負而置之城下推頹垣掩之復杜其門烹分其藏從  
竇以逸門更二日不啓鄰衆疑之毀門而入見血盈牀  
第知有變因測屍所翁所畜母歲於城下以吻塗土曳  
露其屍聞之官不數日三囚並獲置之法焉

胎鬼臨奪

杭人王湘老年八十爲人質朴人叩其號猶曰年幼其  
媳某氏抱娠數月沒其半載其女壻之養子孔昭者夢  
叩門急稱某氏將臨奪托其延乳醫旁又數人勿遽甚  
異哉懷子而死者究終免于幽途邪

死而產子

吾杭枯樹灣一人鋤地經殞所行聞棺中兒啼以其異  
也踰立聽之未幾衆集遂訪其家告以故啓視一女兒  
臥屍足甚肥大第蛆燕滿身抱之以歸時暑月也

妻作博注

一漢博畫家無餘物而興不衰乃以其妻爲孤注博徒  
許之臨博投骰而祝期以必勝一擲而北博徒相謂曰

諺云輸婦貼枕賣而收值何傷也遇嚴人商於杭者謀娶妾以八十金就婚於其家見故夫曰兄也既寢巫夢方酣倦而熟寐其夫繼爲後勁焉嚴商覺怒窮其事其夫坦然曰固吾妻也據吾室而反辱我明當告官治之商大驚走不返

菊老曰此勝晁錯之注不能更一博乎

吐綾鳥

包漢臣家畜一禽似雞青身襟色頭禿如鶩首與頸青紅時變其冠間或下垂較初倍大累垂若綾然人不知之按禽經載頭有彩囊曰避株註曰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則出彩色作囊過樹則避之故曰避株亦名吐

綬為則信知為吐綬無疑矣

瓜龍

康熙庚辰東城下章孝家所植南瓜忽生龍形首口耳目爪鬣鱗具頭前一瓜特大為其寶珠觀者履滿

妖書

土橋金莊居民楊辰逸與弟師仲皆無賴挾博賺財辰婦忽為妖所惑病癩耽睡臨沒牀頭忽置一女鞋鞋中一紅鴨卵一藍紙凶余上有血字妖書云你也苦我也苦悔氣擲了么二五么二五者六散取半以博勝負遇此點為負邑也若曰計欲算人而反負也

月中桂子

唐人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相傳天上桂  
子散落必於靈鷲人未之信康熙戊寅鷲嶺果有桂子  
散落滿地較黃豆尤大深青色上有烏絲紋如篆者斑  
剝盈子

老盜

童新郎者江湖老盜也以舟爲巢穴凡至一處必購其  
地之舟以載客舟夜殲之而有其財貨每夜必殺數人  
剖腹而沈之令不浮露故其黨號刷魚大王歷江湖凡  
數十年沈客盈萬既老犯于衝而獲于蘇大中丞張公  
奏斬之

菊老曰今有盜焉以城爲舟以訟堂爲巢穴以胥隸



為黨與亦終日殺人顧安得中丞之甘劍一試之也  
康熙丁卯

倪七翁

箕橋有倪七翁生時有德一日見夢於其妻曰吾已為  
神在於城中馬市口局來一顧我乎妻因遣人探之曰  
無有未幾復夢妻復探之則槐管一小祠也神體裁尺  
餘耳利方新創遇土人落成賽神倪媪攜褚鉞向神涕  
痛叩知其故始知為七翁云

紙妖

明之末季杭郡妖興閩傳宋殿縱紙人為怪人家多設  
水火具防之其妖或為人或為獸隨紙狀為變事多慘

刻一民婦遇一老嫗求寄宿婦命媳與其寢次晨嫗呼婦曰厚意無可報有蒸餅二鬲案起可食之遂去婦起視案有人乳二呼媳不應趨視死矣

安漢古玉

錢唐安漢農坎沮洳得一物碧色徑可八寸正圓如鏡中穿一孔疑古璧也無所以覆油甕一日新安客偶至其家見之以青蚨四石易之去農者私喜一石乃沽厚利更坎之役有所得漸揚于衆遂聞于官展轉達于長吏廣求之得寶玉無算凡一玉則必有一孔有一墩至重十八觔康熙辛卯壬辰閒事

江豚

康熙丙申八月廿日潮湧一物至屋口羣視之則江豚  
也已斃大若三牛其翅有如半帆尾尻其粗若甌次日  
乃泊之去

禮斗 二則

錢唐周麗生禮斗甚誠一夕禮至三更爐中香篆忽然  
勃發結如幢蓋鬱若濃雲中出一物凝立蓋中垂耳四  
趾宛然白象蓋亥宿負乘斗姆降靈也周敬畏伏不敢  
動移時始隱

又

童蜚英博徒也居吳山水神廟其子暮歸遇數鬼追及  
於門求脫不得門內一神金甲火體提鞭而出擊散衆

邪曳子入厓良久始蘇乃言神救益其家方禮斗也

陳脩常

海鹽錢某以事繫臬司獄家唯三女屬其友陳脩常挈之來杭粥以營救陳年已七十率女入舟結舟子登厓自運糧而征預備壯藥疊致其二女至杭粥而有其貲徽人汪氏得其幼女竟日悲啼不止叩之述其故事始彰兩蜀運青張公撫浙案其獄特題斬之

龍龍

鹽官一生有一妻一女皆為奴龍龍所蒸一日女為拂奴肩上塵為父所見怒責女且詈奴鼠子敢爾行當斫汝頭奴恐即日謀之其兄伺生入齋以柴刀斫生裂首

死乃以松脂塗其面通運貨既罄積蘇焚屋將托斃於  
火也煙燄既發里人爭救稍撲即滅屍臥塵中衆擒二  
凶赴官磔其奴與女而斬妻與奴之兄

張大漢

張大漢淮人名大漢身高丈餘總河三韓新公見而奇  
之召入衙與之語益村農也詢其常習武否曰善鐵槊  
欲試之期以明日將槊來曰昨寄十里外農家可立取  
也許之瞬息至命選標下善槊者十餘將與之校皆莫  
能勝公喜詢能食幾何曰不知但平生僅二飽耳叩其  
故曰一日過舅家舅知其腹粗具肉腐各十斤菜三十  
束飯斗米以餉是日得飽次年春訪叔氏於庭村叔聞

舅語亦具如舅氏食以給但惟此二飽耳蓋未嘗有三也公大異之謂曰子今至是飽得三矣命照前給之羣使好戲每物增廣大漢一吸無餘乃前跪謝曰拜公惠食大漢今日真飽矣公大笑命補帳下千兵乘足不離地出唯步行隨公云

孫旭

吳興孫旭少年善弓馬恆聚剽盜時耿逆未平康親王駐師三衛旭乃假王手檄及劄付數千偽投羣盜官羣盜信之樂爲之用集使其偵知其詐擒旭并盜鞫實因擬以大辟一日解赴撫軍入卜肆推命日者曰君武科人也時有大厄終遇緣而解旭密賂以金曰明同監者

來願君亦如其言蓋押差有二其隨旭者已入旭教忠  
正押未通耳明日稟肆果符前說且言將來富貴鼎盛  
押者曰已動心乃以銀一錠昇副押令辦食去正押謂  
旭曰君可行矣且吾亦無家累曷偕亡乎於是遂逃去  
未幾楊寡婦爲亂旭爲其前鋒帶船數百出常山縣意  
有所歸窺中流過范觀察官舫由轉劍經此旭曰公嘗  
有德於走今當護公至軍范因喻旭曰君豪傑士倘能  
歸正何愁功名乎孫感泣隨范至王軍并招楊氏歸誠  
以功授以觀察使劉耿逆平旭未授官忽祝髮空門日  
脩禪誦以老今猶在矣興云三韓陳千頃疏其事志此

雷震逆子

杭州江干海月橋一子常毆母一日子偕二鄰人過萬松嶺將至茶坊嶺雷雨暴作三人趨避於守汛兵舍其母聞雷震祝曰有此好雷曷不震吾逆雛邪言未絕震電一發殛其子於兵舍

廉直神舉

明末杭有處士陸嘉孚高尚不仕為人廉直其甥金氏子偶省其舅見陸在堂似與客揖語狀金子既進訝之陸曰適奉天符造乃兵水火冊以余無過命充是職適揖者蓋土神也甥爲之泣陸曰母悲卽子亦不免神選汝以充余役矣金子恐而歸泣告於母未幾訃者至舅卒矣金氏憂痛交并一仆而沒土神錄以送於城隍之



署遇一神馳馬齋符至視之乃金子之叔父金龍泉也  
兩相驚訝叔曰吾得官掾曹沒於京師以平生端謹今  
充東嶽旗員以公事來此金子泣訴母老乏養祈其轉  
禱於神叔曰子姑俟之濟否未審少選怡然出曰神念  
子孝已勅判遣矣遂出臨別曰吾京邸有遺貲五百及  
衣物在可語吾子往取之且迎喪歸也金子一仆而甦

龍泉子  
日章

雷拯義士

江右臨江縣一婦將投於江適有閩商舟過救之詢其  
由曰吾夫負官債三十六金追之急將弼兒以抵恥事  
二姓也故溺焉閩商蹙然曰母憂吾當代償是逋卽檢

裝攜夫徑造宦家宦固久卒其子出見曰吾貧未嘗造  
追益奴輩爲之耳君旣高義若此古人恥獨爲君子僕  
當竭其員卽以是金贈以營生可耳閩商大喜旣別婦  
夫堅欲挽商畱宿聊奉一樽以盡區區商以便舟風利  
辭之婦夫力請且登舟強負其襪以去且曰明日覓舟  
以送也閩商不得已至其家夫卽於廚辦食婦私于商  
曰吾夫將不利於子可急逃商不信咨且問婦夫果操  
刃以出將下刃商曰死不敢逃願全首領也有古井在  
舍因投商於中覆以石而有其重貨須臾飄風立起震  
霆卒雨交下雷蟠於宦子之舍不止宦子懼自省曰吾  
舍其負而罪猶不釋邪將禱於天視庭中一物跼於泥

中曳之入乃卽代償逋之閩商也移時始能語泣告以故宦子憤切集家徒以攻婦夫返商之襍致賊於官立斃杖下

菊叟曰此與越井崗艾任叟事頗同義商義宦義婦亦世或有之不謂復有義井入而不濡固已異矣乃復有此義雷人可負恩而反欲殺之哉安得有此雷而嘗居吾袖也

檢屍遇怪

衛郡常山邑徐氏有族兄弟相爭者甲乙皆青衿乙子丙助其父語過激甲批其頰族衆解散未幾丙患病七日死內外咸知其死於病也族甲者族乙以命訟于邑

先是邑令于元旦率父老紳士脩朝賀禮失儀甲在列  
舉之會嘿然銜之至是持其獄誣以真命詳而甲由縣  
至郡諸楚備嘗矣乃令又不得志於郡公郡持平議乃  
故嚴刑甲甲不承然後可反適據撫軍狀下檄郡令毋枉  
濫入郡堅持檢詢謂屍不檢何由定獄以龍游令才檄  
其往檢既達常常令督役取柩而丙之父始倉皇求免  
不聽取常常令入取柩渥奠以出游令曰法之不行民始  
爲敵乃嚴張獄具令曰抗法者立死訶役羣往柩始出  
方下斧而屍場之水鋼無故自碎是時萬民圍觀忽有  
二符追逐而至咆哮奮怒闖於場中躡傷小兒者五既  
驅散忽一猥闖入去官案大許哀鳴躑躅若有訴者良

久去既檢無傷徐甲始獲釋縲紲而誣案定

菊公曰訟命非丙意也一檢而誣辟定父獄成此魂之驅肉而角附豕而哀也雖然蓋亦非丙父意也嗚之者罪耳天道昭回其能免于昔乎治獄者可勿慎乎

又曰網破非人擊牛鬪不至斃此鬼神已顯喻非毆命矣

不受遺金

陳仲衡諱鼎銓蘇郡長洲縣學生其祖母多厚蓄嘗以一匣藏于衡所及亡父與叔分其遺貲既畢事仲衡出前匣于案曰此祖母所藏也啟視皆珠寶珍飾其叔授

以二紗衣扇二柄而已生子阿恆年三歲能識五十餘字其母各書一字於紙以教之乃復雜然淆之問曰何者爲天字阿恆手指之餘不失一可謂神童矣

菊公曰今之人未有不愛貨者他人而爲仲衡必深藏矣此管寧之流亞歟其爭遺財而閔牆者不可勝僕視仲衡有泚矣昔白香山三歲而辨之無今阿恆之慧遠勝十倍其父子所至寧可量哉

龍擊堯子

河南一生荒於學畏歲試謀於妻曰俟父行野刺殺之藉丁艱乃可免矣須臾驟雨作一龍自雲中下擊生出捉擲之不死但體軟如綿不能坐立至今臥牀

菊公曰三年一歲而思殺父以免一生安得十許父  
乎老蒼不刑以雷而以鱗此諺謂活受罪也雖然天  
回巧於罰惡矣由此而歲試終身獲免反中此子之  
計

二月廿三日聞嚴東明侍讀來攜廣川書跋暨宋人詩話各種見借

山齋容譚卷七

山齋客譚卷八

菊公景星杓識

瀟溪女史

按白樂天有妻小蠻樊素人皆知之尚有瀟溪女史者  
蓋亦白妻也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待月母夢絳雪而生  
年十九歸樂天聰慧能詩後爲蠻素所譖失寵病中有  
詩曰月瘦花殘不似前淚珠零落枕函邊可憐惟有金  
條脫臂上依然伴妾眠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以  
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於西湖之靈隱山女真菴  
中臨沒曰白尚書已爲海小院主先妻五月逝矣今來  
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化

樂天又有  
姬名春州



菊公曰吾友汪子弼樸厚尚義居方伯里蓋卽女史之別院也其家偶于北上遇女史降粗述其事惜已沈埋幾千載矣

幻術縮地

杭州南良里米賈馮二郎偶出道遇黃面道者迎謂曰君有病矣二郎惡其言叱之道者笑拊其背而去是時日已及申二郎奮足疾行瞬息已至錢塘樓鎮家已六十里日猶未晚旁皇橋趾無所投足土人導以古廟棲息次日得歸康熙戊戌春也

闍者遇仙

一老爲人司闍苦于窘遂欲沈西湖遇一老人謂曰何

急至此邪告以故曰是不難乃引其掌撫摩之謂曰以此掌撫病者自得痊可不唯自活兼得救生閻者還以告人求病者姑試之果驗未期月趨者傾國未明奉輿而往爭呼捨振者嘗百餘人有勢力者先得之戊戌夏事

異姓不祀

此條  
複出

卷之第七

杭城錢唐北良里圃人金鼎臣無子以妻姪爲子其鄰黃御天偶經其墳所歸病臥聞鼎臣於牀頭語云久飢就君願得充腹黃謝以他及日金曰君死方有事於家廟以其能餘饗我足矣謂君有子何不求之曰吾屬異姓彼雖享不能入也金之子聞之後每祀特設位于門

外云

菊公曰昔傳一士夫無子其妻抱一屠者之息結以爲子方設享有客適見堂中飲者皆著犢鼻巾子有冠帶者數人徒倚中庭而泣令觀金氏子之事信矣按春秋莒以外孫嗣鄆書莒人滅鄆良有以也今人立嗣可不謹乎此神不歆非類之驗也

預知時至 二則

仁和忠清里姜某質訥寡過訓讀之餘靜坐而已一日以銀三兩授其徒甲曰可爲吾覓一柳適當值者不未美也徒以爲緩事不卽覆姜過促之徒曰行覓無當此值者得一具尚闕半價近與同學某乙商之共襄其半

明日當得矣。姜曰：「以此累君輩，奈何？」概既至，姜訂日集，徒坐而化去。

菊公曰：「俗人終日逐逐馳心不息，使臨命終尚多留戀。此翁得力全在靜坐，要知生平不甚役心，所以來去自如。」

又

褚堂木屐舖某之叔父某有子客于吳，下方盛暑，急信召之歸，請故曰：「吾七月六日當終，召子備後事耳。子如其言備之。至期將午矣，猶飯飯畢坐而諷佛，其姪猶意叔之誕也。因謂曰：「叔忘之邪？」今正七月十六矣。某即應曰：「諾，立化于座。」

仙乩詩戲

多士臨場以功名叩之仙乩動曰吾王古直也蓋亦  
近時人多士輕之曰吾輩冀得呂真人一問耳乩遂寂  
然乃更致請曰吾回道人也諸生可多具墨汁吾非呂  
洞賓元是王古直

仙乩暗示

吾杭翰林侍讀陳相宜先生之子積九少時叩乩乩曰  
終身事若何黃金滿覺羅黃猪如遇虎菩提音地薩摩訶

以爲陶朱荷頌可望也康熙丁酉科場獄起始訊則浙  
督滿公覺羅保也既而奏上復命禮侍王公恩軾理少  
金公應璧卽訊皆以大辟覆奏而乩詩驗矣

海塘民謠

始海寧沿海塘堞民謠云若要海塘成除非賂斷筋既  
而浙藩段公暨驛道憲裴公杭司馬金公受委督理其  
事而謠應

枉獄孽報

閩中吳位子先生鐘甲戌進士長子淹字希通其婦翁  
施某貢士也富於財生平無他夢每夢爲臬使坐廳事  
訊殺人獄甲乙二囚列案下爭質不已乃某竟斷釋下  
刃者去乙囚大號曰公得賂萬餘乃罷法以沈吾之冤  
乎驚而寤每夢必如此未幾舉二子皆聰俊有膽力二  
子當黃口保抱懷中相見卽戟手作鬪狀及韶戲脫遇

卽盡力死，段不休，洎長，愈甚。父母爲之冠婚，分其居，非祭祀，大禮不使相見。一日，其弟私詢于人，曰：殺人何罪？曰：殺人者，抵罪。又奚問？若吾殺人，何如？曰：子家富，經營可脫無傷也。遂購匕首，哀於身，乘閒刺其兄。凡下二十二刃，聞官，遂置于獄。其父盡力營解，不獲，卒磔於市。計生乙及所終，費適符夢中得賂之數。友人陳易齊游閩，親見施某及聞其事。

菊公曰：甚矣法之不可枉也。其報公於隔世，爲尤奇。蓋其前生祖先之澤，猶未斬也。暮夜之金，得而復失於身後，二子與祀蕭牆，變起而均絕，未有貪而不思者。若今不肖之吏，其夢必多報，亦不了。反得生生作

人生生享富何苦而不貪邪

飲量達夜

山陰張子子身操舟善飲無量城中一紳亦善飲家富  
醜醜凡市酤皆所由出遇冬盡必出巡酤家會計焉酤  
家例必出飲傾醉則喜不務錫錫大獲贏入每過期先  
事戒心廣搜善飲者以侑航紳者一日至村酤舍延飲  
座側一髻幅巾布袍奉學以侍勸酬既酣淹及夜半紳  
者有醜邑而髻者持照方勸紳者始回昧詢主人曰客  
何人也主人方囁嚅次髻者大聲曰吾山陰張二舟子  
也主人甚惶悚紳莞爾曰何傷乎畢飲更殘而息次早  
復飲紳者乃向主人求張君為飲客於是共載而歸張



二老於杯中焉

失而復得

一客善棊復拱手飲有介紹於顯者客於署中公暇則對局客不善逢迎凡取勢必盡力塵殺不少假借顯者寔不悅設酒謝客客計不能畱矣曷盡醉以行乎乃當主人前縱量狂飲罄五斗不休主人大駭蓋亦好飲者初不知客之飲量如此乃笑謝謂客曰卽不能得之於棊猶堪得之於酒堅畱客不使去日對飲焉

焚楮鬼責

杭之南良里沈子綱之姪阿芬弱冠不慧杭俗中元節喪家創延僧衆設蘭盆會以薦亡中夜焚楮阿芬不別

親疎聚焚于道忽被羣鬼振火內既滾且揉骨髮焦  
灼面目炮爛垂出之灌而始甦

歇後五言

一士爲學使者延致閱文倦而興歎戲作歇後詩一律  
皆采書語作句可爲絕倒詩曰拋卻刑于寡妻來看未  
喪斯文只因四海困窮累出七年之病批折援之以手  
全昏請問其日挨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

戲譏賄

馬<sup>甲</sup>第葉子戲盛行者五十年勝國者曰老<sup>甲</sup>其法疎而  
不行迨國朝或變爲新法曰京<sup>甲</sup>其法甚密動中嚴律  
其法以三家合縱而攻一家受攻者曰椿家輪次主之

無論朝野貴賤四海翕然亦有馴致飢寒喪身亡家者  
一戲耳而至是人家家子弟其可不訓哉紳家一子弟好  
此過夜已重負窘而野戰復犯賠例同類賦黃鶯兒曲  
以嘲之其寫犯賠并所出色樣與神情態度真寫生高  
手也曲終後

傍脫越心慌點燈來做一椿提黃正木把歪頭撞野此

也糊三花理當為提黃雷十子一張以為管卻二十

矣執意千又誰知千僧肩趣連三賞此語甚得死人

腔蓋指提黃犯重賠兩家拱手兩問家拱手曰一個

叫娘娘娘二十子也蓋指出色樣之家看

布市口語

莫思賢布賈也口語利給而鄙俗無名子戲嘲之蓋述  
其市賣語也小弟莫思賢不相欺老店官真青每匹加  
分半捫青四錢毛青二錢尺頭短少包回換只求添老  
爹不買難道自家穿

菊老曰此琵琶白描手也此子何幸得爾好詞與上  
林音夫竝足千古

朽衣自嘲

疑是壽星穿到周時已百年滿身花碎補秋荷片剛縫  
得這邊又斯開那邊對頭是只柴籃擔至斯纏猛風天  
杜門不出怕吹作紙條般

義僕葬主

義僕萬金故明天台司馬楊公體元從也公遭國變堅志不出尋寓於杭之西泠子孫既沒雙樹不掩萬金泣訴於慈水鄭義門黃穉登兩先生二公躍然重金義爲之醪金以葬及金死骨附墓側可謂生死不忘其主矣墓在秦亭山之麓杭台人士皆賦詩以美之

雪松和尚

雪松僧號簡和尚閩人明進士爲某縣宰國破遂隱於沙門築室江許名斑竹園蓋托帝子之望蒼梧也又曰龍勝菴有手植松柏猶存杭士黃漢臣先生故閩籍產於浙嘗有過斑竹園詩曰雪松廿載切心儀斑竹園林過客希遺像隱然成佛子曾題宛爾是騷詞湘妃淚染

空山翠龍樹神依古石枝一塔難埋千載恨我來何處  
託相思

亡女顯烈

本朝安徽撫院高諱承爵旗員罷官後一愛女死殞於  
通州別業守莊奴知其殮辱盜啟之見女貌如生將淫  
之女忽起抱奴甚固奴求脫不得抱衾二十五里遇巡  
員獲之論磔七日

旨下女今東浙備兵且園高其佩之妹也且園善指畫  
人物為獸魚鱗畢肖殆齊於元人

現在蘇州

聞之故老明末弘光君率百官祭懷宗阮大鐵後至哭

曰誤先帝者東林諸臣也不盡戮之不足以謝今陳名  
夏徐沂等俱北走矣馬士英亟掩其口曰勿浪言徐九  
一現在蘇州聞者大噤

各捐奉賊

故明崇禎末李賊圍京師有詔募金后父周奎僅輸一  
萬內官強之仍增一萬而陰求后助得五千又隱二千  
出三千太監王之心甚富亦捐一萬城破闖賊以二卒  
押一官持兵押赴刑政府刑部也闖賊所改夾比周奎進出  
五十二萬兩王聞進出十五萬兩

菊叟曰自古國家之覆無不見聞官權姦而明之聞  
官權姦爲尤甚前此之王振汪直劉瑾輩斲削於前

而魏豎嚴嵩父子繼亂於後加以三黨交攻一敗塗地馴致天怒民怨流賊四起忠良骨鯁之臣屠戮殆盡姦諛鼠竊之輩迨滿內外於是明之爲明雖使華扁復生已不可救乃區區募金以拒賊攻雖積金億兆有何益哉獨笑王周輩當國破家亡之際猶吝財乃爾不思反義負勇底敵毛落吝之何爲揆其蓄姦以爲新君故君不過易一主耳猶可擁此金以娛老不虞閹網之密至竭澤而漁耳身死桁楊貽笑千古又不特此二子而已也傳聞賊入內宮搜檢猶金銀十七窖君臣咸豎同病一吝惜哉

五聖作妖



蘇州上方山有五聖廟賽者肩摩康熙甲子一士人妻  
爲神所淫至廟方拜下立死湯中丞杭按其罪題毀其  
廟奉

旨天下五聖廟盡毀之士人後爲僧號雪泓居杭之武  
林門外

菊叟曰嘉禾杜司馬驟之內姪某夢人追其魂於陔  
右係於關祠須臾神出則杜公也驚叩之曰此流官  
衙門耳關神自在京師正陽門內守禦又武林城內  
教場舊有火神廟一日廟主夢新任官至廟亦云流  
官交替觀此上方山恐亦邪鬼幻惑如古之妖狐老  
蛇耳查五聖卽五顯釋稱多寶如來夫證道顯化顧

為淫惑之事乎必不然也

賢令畫節

明末錢塘令顧公咸建諱漢石崑山人寓蘇州癸未進士在任未期年 王師至不屈死之時盛暑無一蠅集其元一裁衣犯法梟首顧旁蠅則叢集焉

清初順治乙酉六月十三日破蘇州總督主帥李延齡部院土國寶也

私夫雲冤

閩中魚販甲之婦與鄰子乙私通甲每役星行販乙伺其出而入一日甲出甚早乃復歸乙乃避匿於後戶之外婦詢夫何復還邪甲言方四更姑返治食飯而往耳

甲入廚下婦起視私夫乙偶遺一帽於枕不敢聲乃向婦以手作勢指頭婦謂教其殺夫也急取刀剝夫首乙驚而逸婦見乙逸無措亦出走遇偵卒邏之送于軍將問故曰與夫鬪訴之母家耳軍將命二卒送婦交其夫既至婦大呼卒共殺夫鄰里起視共錄之官二卒不勝刑苦率自誣服以謀姦其妻而刃其夫獄成決有日矣私夫者心獨惴惴謂我以故死其夫又如二卒之冤吾罪無所逃於罪罪實矣乃省官言狀婦自殺夫官因釋二卒而磔婦乙得免死流山左二卒感乙恩願充解役軍輩以乙義高率釀金以贈其行二卒於途事乙盡誠如子侍父乙得飲酒飯肥以至配所

丁酉仲春下旬五日院竟 東里子廬文記

山齋客譚卷八終

余今年在杭州求景先生之文集不可得獨得其所爲  
山齋容譚八卷者於倪君嘉樹所雖小說家流然其中  
多有可資以警誡者非但以志僂異雜嘲弄而已也第  
五卷祀瓜山土神祠引先祖書蒼府君之言謂視碑所  
載神爲漢之稱正平蓋吾杭土神往往皆漢唐以來著  
稱者卽如余家世居東里坊而土神乃漢之蕭鄼侯相  
承已久莫考其所自來類如斯矣吾先世遺有祀曰在  
瓜山故吾祖時往來其地得見廟中之碑而邑志不載  
今碑之在亡亦不可考後之人當以吾祖之言爲據焉  
因是以推先生文集中必有與吾祖論議酬贈之作爲  
後人所當知者而竟無從得能無喟然而增慨乎

書既竟漫識數言於末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廿五日通家小生盧文弨跋